



生活小景

王仁菊

生活小景，恰似串起寻常日子的纤纤丝线，将散落在朝暮间的细碎光阴、藏于巷陌深处的烟火片段，悄然缀成温润动人的日常诗篇，可抵珍馐美馔解饥肠，可消万般无聊添意趣，可携岁月温情暖人心，最不济，可博会心一笑慰风尘。

讲价的艺术

清晨七时许，老街菜市场一鲜玉米摊前，玉米棒子两元一个，问价、讲价者不绝，摊主大爷坚持一口价。我挑了三个准备付钱，一位大娘上前询价。

大娘问：“苞谷圪子多少钱一个呐？”

大爷答：“两块钱。”

大娘又问：“能少不？”

大爷答：“不还价。”

大娘哈哈一笑道：“哦，那好，我这人直撇，不爱讲价，也不爱占人便宜，拿三个给你五块，占你一块钱，咱话说到明处，可以吧？”

大爷也呵呵一笑道：“我这人也直撇，既然你话说到明处了，那肯定莫麻达嘛！”

两人愉快成交后，大爷回头对我说：“你的三个六块钱，莫得二话。你也不用看人家，人家话是说到明处的。”

我愣怔片刻，悻悻地付了钱，暗自叹息一声，谁让咱不懂讲价的艺术呢！那一块钱权当学费吧。

下棋费凳子

小暑时节，天气阴晴不定，太阳雨倏忽落又倏忽歇，暑气水汽此消彼长，一晴一阴雨伞便得两全之好。

晨起八时许，马路市场边青绿复清香。雨水洒在蔬菜水果和栀子花上，清冷冷水滢滢。穿行其间，脚步恍惚也轻盈起来。

买一个葱油饼，漂亮的店家娘子操着浓重的川音问：“得二十分钟哟，啷个办，姐姐要不要等起？”我也咬着川语嬉笑回她：“啷个好吃，不等起啷个办嘛！”她嘿笑，眉眼弯成一汪上弦月。等饼的时间，买了鲜桃、玉米、黄瓜、青椒、凉粉、栀子花，时间仍富裕，信步转到老街。

老街转角处，栅栏围起一个小小的菜园，园子随圆就

方，草盛瓜苗稀，猜想园主或是五柳先生一般的人物吧，往前走，许多人家房前屋后稀稀落落种着一些菜蔬花草，近前一丛紫粉色花序上，两只蜜蜂忙碌翻飞，任我如何守候也无法定格它们展翅的模样，颓然放弃。再往前，迎面一对男女笑盈盈地边走边高声闲谈，妇人拎着两个半旧的圆凳说：“喏，这两个家伙碍手碍脚，干脆甩了去。”男人说：“莫慌着甩咯，我拿去放院子里下棋用，下棋费凳子！”妇人挑眉：“怪嚼道！下棋不是费棋费茶么，咋还费凳子？”男人哈哈笑，说这你就不懂经咯……渐行渐远。

整条老街行人稀少，一背包客独自彳亍前行，东张西望，偶尔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，电线在头顶结成杂乱的网，把光影切割开来，为小街窄巷添了几分斑驳。我站在一户人家檐下，避雨也避阳光。眼前斑驳蜿蜒的老街任如何看，都像一张老照片或一帧老电影。

归去，拼一盘青果，就一杯清茶，细细回味关于老街的旧时光，恍如老友相会或观一场老电影，真是再好不过了！只是因何下棋费凳子？一时没弄得明白。

风系小邻居

邻居家的小姑娘，俊俏调皮。回回遇见都极为亲热，用她的话说叫合眼缘，相较之下我常显得有些木讷且言辞匮乏。

我下班回家，常见她在门前玩耍，这样的时候，作业大抵是完成了。她一脸灿烂地带着自家小表妹上蹿下跳，看到我，总脆声招呼：“奶奶好！”然后必不忘对我当日装品评一番：正装衣裙谓之淑女风，长衣阔裤谓之森女风，休闲装扮谓之运动风，还有家居风、校园风、波希米亚风等等。她说得我一知半解，不时用“度娘”扫盲一番，慢慢也能分门别类了，只是不知她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是如何知晓这些的。

前一阵周末加班，天气晴好，午间回去见她在门前的几树红豆前逗留，一臉欲懒还休的架势。我随手摘了几颗山楂和小金橘请她品尝，小姑娘满脸欢喜地接过，一连声儿地夸我是最好最美奶奶，夸完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摘了你家爷爷的宝贝，他会不会吵你呢？”

我家先生时常在门前伺候这几树红果子，确实宝贝得紧。这古灵精怪的小姑娘，自打在门前搞“跳蚤市场”推销被先生拒绝后，对这个“爷爷”极不待见，嫌弃之余多少还有些畏惧。我被她可爱的模样逗得忍不住乐，豪气干云地说：“不怕，这些东西奶奶都可以做主。”小姑娘笑眯了眼儿，竖起大拇指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御姐风的，我还以为你是萝莉风的呐！”哎，我的风系小邻居哦！

近来，先生总奇怪门前的红果子好像慢慢少了些，我只能“猜想”大概是被风吹走了吧！这让人毫无抵抗力的风系小邻居，“奶奶”无力抵抗，红果子们大概也无力抵抗吧。

莳花之苦

左邻有一君，莳花成癖。屋前阶下，盆栽密匝匝摆得满满当，星罗棋布似的，却鲜少得见花容。

逢骄阳骤雨或霜华凛然，必辗转挪移，匆匆然若蚍蜉搬家，慌不停歇。每每见之，心下愕然，雷霆雨露莫不天恩，何故如此避之不及？

逢惠风暖日，君常于午后修枝剪叶，追肥松土。面肃目峻，捋衣挽袖，汗流浃衣。半日工夫，四下里一地狼藉，空气中浊气弥漫。待得花红，盛放即剪，朵朵如故。少则三五日，多则半月，皆施施然修剪一新，然后急急松土追肥……如此循环往复不止。

偶见其夫人帮工，时而撷花逐蝶，时而花间留影，时而听曲调笑……少顷被斥，黑风扫面，拂袖而去。我于近侧听墙少时，欲开解一二，终因抹不开脸面，不了了之。

后某日偶遇，循循探问，夫人言：莳花一途，既无花赏半开之趣，亦无残红听雨之味，更无片刻嬉戏之闲，实乃苦差也！再问，只道是经过繁复，一时难以道出矣。想来是不愿赘述。心下遂有三分了然：花间事，不求四时随性，只恋刹那芳华，莳花如此，确乃苦差也。

余日每每观之，总不免忆起旧年父辈于泥土里讨生活，亦是此般皱锁锁眉，埋头苦干，挥汗如雨。细究差异，左不过缺一镐锄，一烟锅，一羊肚毛巾矣。

三哥

叶柏成

三哥在九姊妹当中排行老六，在男娃子里面排行老三。三哥是女儿的三舅。他个头不高，身材微胖，脸色黑沉如潭，他做事豪爽大气，有一点《水浒》一百单八将中及时雨宋江的样子。

因为三哥为老百姓说话办事，一碗水端得平，不偏不倚，公正透明，所以他被群众多次推举为村支部书记，可见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。

三哥给老百姓办事，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，但他总是不厌其烦，随叫随到。“张支书，我的腿脚不方便，你能不能抽空到街上把我粮食直补款取一下？”年过古稀的王老汉微笑着说道；“张支书，我父亲昨晚落气了，你能不能帮忙当几天知客？”一位乳名叫李豺狗的青年人，满脸忧戚地对他说：“张支书，我家孙娃子在学校突然肚子痛，能不能麻烦你用摩托车送我到集镇医院去一下，孙娃子父母都不在家。”年过花甲，头发花白的陈老太婆，一脸焦愁地说道。三哥总是微笑着，安慰着，让他们不要着急，事情会一样一样办好的。紧接着，他顾不上吃饭，就忙着给王老汉去街道信用联社取款；帮李豺狗家料理好一场丧事，让老人入土为安；他会放下手里的事，发动摩托，让陈老太太坐稳当，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将老人送到集镇医院里，送到她牵挂的孙娃子身边。

三哥帮着老百姓干着这些寻常事情，总是笑呵呵的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有时候，他为了给村民办事耽误了自家的事情，别人过意不去，就给他买来一条烟，提上一瓶酒，登门致谢。三哥听客人说明来意，立刻拿起桌上放的礼物，撵出门去，一脸严肃地对来说：“兄弟莫害我啊，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？乡里乡亲的，帮你们办一点事情是应该的，怎么能接受你们的东西呢？快些把东西拿回去，以后有啥事情尽管说就是了，能帮的我一定帮……”久而久之，张支书不收礼的事情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后来，村民就再也不给他送礼了。

2018年冬天，寒风凛冽，天上飘着鹅毛大雪。一个身材瘦削，年过五旬的汉子跑到三哥家里来烤火，三哥看此人一身破衣烂衫，脚上穿着一双草鞋，就叫三嫂给他洗了头，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拿来一双解放鞋让他穿上，请他坐在饭桌上吃饭。这个流浪汉感动得咿呀呀呀，向着三哥连连竖起大拇指，原来这位流浪汉是个哑巴，姓潘，是五个保户，他在三哥家好吃好喝半月后，脸色红润，他与三哥三嫂一同到地里干农活，挖地、挑粪、栽洋芋、点苞谷，样样在行。三哥和他同吃同住，如同同胞兄弟一般。

后来，三哥打听到他家住在一个叫狮子沟的地方，膝下无儿无女，与隔房侄儿一起生活，因侄儿家日子过得紧巴，生活上有些照顾不周，所以他偷偷跑了出来。三哥知道了此人来龙去脉后，对他打着手势，要送他回家，他听后满脸不高兴，把头摇晃得如拨浪鼓一般。自此，这位流浪汉在三哥家里一住就是十多年，直到国家有政策要将鳏寡孤独老人集中在敬老院供养，他才依依不舍离开了三哥家，他走的时候，已是年过古稀，童颜鹤发的老人了。

我与贤妻成家没几年，添了一位聪明可爱的女儿，那时候，我还在一个小镇当代理教师，母亲常年多病，我与贤妻迫不得已，忍痛将八九岁的女儿寄养在她三舅家里一两年。俗话说，娘亲舅大，他们在女儿生活上、学习上操了不少心。女儿的三舅娘虽然没有上过几天学，但在教育子女、孝顺父母、团结邻里等方面是有理有据，通晓为人之道的。她勤劳善良，贤惠能干，是三哥家的贤内助。三哥初中毕业，说话风趣幽默，在外乐善好施，在家里也勤快。逢年过节，他不是烧猪头、清洗猪蹄子、杀鸡拔毛，就是种菜园子，事无巨细，皆会手到擒来，把事情干得利利索索，干干净净。女儿在他三舅身上学到了不少做人处世的道理。



乡村初冬 马桂芳 摄

瀛湖

第1467期

柚香

赵冰

火车在秦岭的隧道间穿行，明暗交替间，汉江古城安康已近眼前。这座以“安宁康泰”为名的城池，承载着秦巴文化的交融，也见证着南水北调的荣光。

秋雨后的陕南，恰如宋人笔下的水墨长卷，云雾在大山的山脊间悠悠走，似轻盈的纱幔，为群山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汽车沿盘山公路蜿蜒，一侧汉江水清润，一路向着安康水电厂的大坝奔涌着，溅起层层白色的浪花。

我们的落脚处离大坝不远，午后雨歇，我与同伴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，信步走向坝区周边的山路。山路两旁的树木被雨水洗得透绿，两孔泄洪的水从高处跌下来，砸进河里就没了影，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水雾。起初，路还算清晰，偶尔能看到几株鸭跖草在草丛中探头，宛如羞涩的少女。

我们沉浸在这美景中，没人留意夕阳是怎么沉进山的。迷路的恐慌，始于被夜色陡然包裹的瞬间。我们在山里转着圈，手机那点微弱的光，只能照出脚前一小片地方，心里只剩害怕。直至一阵断断续续的狗叫声响起，我们才仿佛抓住了绝望中的稻草，循声而往，也不知绕过多少道弯，终于，看到了一户亮着昏黄灯光的院落。

小院没有围墙，周围种有柚子树，手机的光打上去，黄澄澄的柚子垂在枝头，青黄的果皮凝着水汽，水滴就那样垂着，顺着果皮的曲线往下滴，到一半又顿住，要坠不坠的样子，仿佛舍不得离开那抹温润的黄。我忽然怔住，生于黄土高原上的我，第一次见到长在树上的柚子，这份意外的惊喜，让迷路的慌张淡了几分。

院子里的狗因为我们一行人的到来，叫得更加急促。我们怕狗咬，僵在原地不敢动弹。一位四十来岁的汉子打着手电筒探出头，嗓音带着山里人的淳朴：“你们是迷路了吧？快进来歇歇！”那声音，让我们原本紧张的心情瞬间放轻松下来。听说我们要返回坝区，他没多问，抓起手电筒就往外走：“山里天黑，我送你们到大路上。”

可能因为平时人走得少，又或雨季的原因，狭窄的山路布满青苔，夜色中我们走得小心翼翼，生怕一不小心，跌落山涧。汉子拿着手电筒在前面照路，光束劈开夜色，照亮了路边的草叶与石阶，也照亮了他沾着泥点的裤脚，他不时回头提醒着我们注意脚下。到了岔路口，他执意要把电筒让我们带上，我们再三推辞，他才摆着手转身：“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就能到你们住的地方了。”

他返回的背影投进夜色中，在电筒光的映照下，和旁边的山体融合在一起。这束在黑暗中为我们劈开前路的光，仿佛也照进了记忆深处。我恍然间想起中学课本中《夜走灵官峡》的场景，当年作杜鹏程在秦岭深处，遇见了在风雪中守护铁路的筑路工人，同样是秦巴山脉，同样是漆黑的夜，时光流转了数十载，那份质朴的温暖与坚守，在这陕南的雨夜里，得到了如此真切的重现。

秦巴人家的热心肠，原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古时他们给过往商旅搭起歇脚的“栈房”，房子紧贴着山势沿着汉水生长，识路的农户就是山里山外的桥。我曾在秦巴山间的老人口中，听过一句关于栈房的老话：“栈者，停也；房者，家也。客至如归，方为善栈。”短短十六个字，虽未见其形，却早已镌刻于此方水土里，道尽了千百年的温厚。

秦巴人家的日子，藏在山水里，就像这院里的柚子树，不慌不忙地生长。柚花谢了有柚果，柚果摘了有柚香。这次意外的迷途，让我们暂时脱离了生活的常规，遇见了珍贵的人间烟火。在这汉水奔流之地，我寻到的何尝不是另一种生命的慢生长？

夜色中，风裹着雾掠过枝头，有几滴雨从柚子叶上滚落，汉江的薄雾里，竟也氤氲着似有若无的柚子香。空气仿佛裹了一层淡淡的清甜，这清甜糅合了山野的气息，弥漫在安康的雨季里。

我曾经写过《人生“三思”》《人生“三悟”》《人生“三爱”》《人生“三惜”》四篇短文，获得过读者一些好感。如今我八旬有六，结合自己退休后的实践，总结归纳《人生“三乐”》，即“常与兴趣爱好相伴，闲与结交朋友相会，常与家人亲戚相聚。”

常与兴趣爱好相伴

古人的兴趣爱好大多是“琴棋书画”，现代人读书写作、跳舞唱歌形式多样。我本人86年的经历就是这样，年轻时虽然只上过三年私塾，文化水平并不高，但由于我喜爱文学，读书写作，自1952年参加工作后，靠自学和组织培训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写作。经常写一些通讯、散文、杂文等，经过长期积累获得了较好的效果。1992、1994、1996年分别正式出版杂文集《求是心语》，论文集《求是新论》，散文集《临窗寄语》。

1995年1月，我被批准为陕西省作协会员，为我后来坚持写作打下了基础。1996年4月我退休后，写作兴趣更浓烈，就制定了五年出一本书的奋斗目标，如今已经实现。退休后这20年，已出版了《时人悟语》《随心所语》《人生絮语》《桑榆醒语》和《夕阳晚照》这五本书，还专题研究出《健康指南》《经营管理指南》《养生之道》和《做人之道》四本小册子。

从2016年开始，我重新分类整理以前内部出版的作品，分别以《人生资本》《世像杂说》《诗魂梦圆》《世说新论》和《流金岁月》这五本书公开正式出版。这样共计出版了14本书，近350万字。

正如我在《真正的人生享受在退后》一文中所说：“人生价值也体现在人生退后的享受。”我时刻记住这三句话：心理平衡是前提，锻炼身体是基础，适当做事是结果。我还做了一首诗告诫自己：“不是老者不识务，笔刀新作要常磨。只因诗文能治病，怀抱群书不停留！”

闲与结交朋友相会

人生在不同时期可以结交相好的朋友，特别是老年时期更不可缺少好朋友。关键在于不忘过去的老朋友，还要随着年龄的变化结交新的朋友。当然，结交朋友要以“好”和“精”为原则，有共识才行。这就需要一个适合的平台，我在退休前打下了基础，参加了市杂文协会和市诗词学会，经常与文学界的朋友互相学习。我认识了安康文学界不少朋友，如张虹、田尔斯、丁文、李大诚、姚维荣、刘继鹏等。

1996年，我退休后参加了社会上老年团体活动，先在市老年科技协会担任常务副会长10年，后又到安康联通公司担任顾问、监督“两委会”副主任、秘书长兼“两委会简报”主编五年，再到市老年学会担任常务副会长兼《安康老年》主编五年。这20年可以说是我老年时期老有所为的黄金时代，也是我荣获各种奖项最多的时期。市文联于1992年为我的杂文集《求是心语》召开座谈会，我曾在1998年获得市文联“德艺双馨”的荣誉称号。

这三个平台让我认识了不少知名人士，结交了知心朋友，我在老年科教协会、联通“两委会”和市老年学会结交了很多朋友。这让我深刻感受到：不忘老朋友，结交新朋友，可以互相学习、共同进步。

每与家人亲戚相聚

我认为退休后的老年人，要起到模范作用，带头团结家人、亲戚，互助友爱，一起享受幸福生活。以我为例，有三代来自不同地区的亲戚二十余人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，都互相来往不断，在重要节日和重要事情时，都要开展集体活动。如2015年国庆节，几家晚辈提出陪伴五位老人出去游玩，他们出资到重庆市东泉镇去泡温泉。我们一行十五人，开着三辆小车，当天到达，在一起玩了五天，大家都很开心。

类似这样的集体活动每年都有，特别是春节过年期间，老年人带头，从腊月三十到初五在一起过年。大家认为三家人一起过年不多见，可我们坚持了，就是圆满的胜利。

走笔旬阳

栗海林

当晨曦为秦巴山脉镀上金边，汉江便如一条碧绿的丝带，穿峡谷、过平原、贯城镇，携着千年的灵气，与旬河蜿蜒出天然“S”形山水画卷。没错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乡，太极山